

二十世纪末爱情与
侦破小说丛书

瓜田月下

楚大烟袋传奇

荒野恋情

东西两院

过去的情人

瓜田月下

宋歌著



44.571

59

东 54B-5

● 20 世纪末爱情与侦破小说丛书

瓜田月下

宋 歌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9 号

20 世纪末爱情与侦破小说丛书

瓜田月下

宋·歌 著

* * *

责任编辑 刘 宁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区枣营路)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永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6.875 印张 154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定价:5.50 元
ISBN 7-5048-2571-9/I·316



作者简介

宋 歌：黑龙江省海伦县人，1940年生。高中毕业后，曾任农村中学教师，县文化馆副馆长，1975年以后，开始编辑生涯。曾出版诗集《春风春雨》。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曾发表中篇小说40余篇。大部分是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有一部分反映古代作家生活。并结集出版了《逃婚的姑娘》、《泪洒聊斋》、《西湖情泪》等中篇小说集。在此期间，又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协理事、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编审。

内容介绍

本书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流畅朴实的语言，描绘和浓缩了北大荒松嫩平原上原始的充满野性的恋情和爱情、真情和淳情，也写出了洪荒天地中某些畸型的爱与恨。楚大烟袋为一烟花女子与土匪抗争；郭喜芹由爱至恨，终于作出愚昧之举；潘桂春迫于生活唱“二人转”，背弃了丈夫……七个中篇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再现了东北地区人民沉重而又豪放的生活，文笔优美，像一首首流动的诗。

目 录

楚大烟袋传奇.....	(1)
瓜田月下	(40)
荒野恋情	(74)
东西两院.....	(105)
过去的情人.....	(138)
坟草青青.....	(170)
渡口血案.....	(200)

楚大烟袋传奇

这是发生在北方的一个故事。多少年了，当地人们还津津乐道谈及他……

—

他叫楚大烟袋，真名楚凤楼。他是我们黄亮屯数一数二的人物。在那九河下梢闭塞的小村里，男子长到二十好几，都是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灶王爷；往西到过西河套，往东到过东官道；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不过是伦河小镇。而大名鼎鼎的楚大烟袋呢，不但到过县城，而且到过省会。据说前些年竟进了山海关，看见过曾被孟姜女哭倒过的万里长城。开天辟地，黄亮屯的男子汉大丈夫，有谁曾这样荣耀过？翻开村史（假如有村史的话），黄亮屯也确实出现过几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现在他们早已长眠在通肯河湾那块风水宝地了，但全村的老老少少却都记着他们。不过，他们和楚大烟袋一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他们之中有谁进过山海关、见过万里长城呢？一个也没有。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值得大书特书一番，况且又是他，凭着他的大智大勇，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打退胡子四海，保护了全村呢！

这些都是后话，现在还得从头说起。

话说在楚凤楼（那时还不叫楚大烟袋）四十八岁的时候，

娶了河西金山口一个小寡妇为妻。那时穷人娶媳妇谈何容易，黄亮屯地处九河下梢，不是旱就是涝，家家都过着吊锅无米的穷日子。男子过了四十出头说不上媳妇的，三家就有两家。楚凤楼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到他那一代就彻底地败落了。父亲的一杆烟枪把祖上留下的最后一亩地也鼓捣出去了。屋里那点浮财也就是几份大烟泡的价，只几天功夫，就抽得家徒四壁了。骨瘦如柴的父亲断了大烟，简直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疯疯傻傻地折腾了一个多月。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在房后的一棵歪脖榆树上上了吊。

父亲给楚凤楼留下的，除了三间四壁透风的茅草房以外，再就是两箱子不能吃不能嚼的闲书。要问还留下什么没有？恐怕就得这样回答了：父亲还给儿子留下一屁股两肋巴的饥荒（外债）。

这样的穷日子，连耗子都饿得搬了家。娶媳妇，那真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跑腿子三年，老母猪赛过貂蝉”。楚凤楼过了四十岁，连荤腥都没沾过。寡妇就寡妇吧，只要她是女的。就这样，楚凤楼草草地跟金山口的小寡妇成了亲。

谁知这个小寡妇是个风流女子，做闺女的时候就有好几个相好的。在她男人没死的时候，她就跟其中一个相好的海誓山盟，一心跟着他。当那戴绿帽子的可怜的男人，两腿一蹬、两眼一闭的时候，尸骨未寒，那些相好的就纷纷登门了，都来娶小寡妇。但他们都没有黄亮屯的楚凤楼“财大气粗”，结果，一个一个都被那小寡妇的公公赶出了门。楚凤楼在乡亲的帮衬下，到底把那欢眉大眼的小寡妇接到了黄亮屯。

楚凤楼哪知她心里有人呢？娶过来之后，楚凤楼一咬牙又在本村财主齐大蛤蟆嘴那儿，借了两石高粱，拉到伦河镇去

卖，给媳妇扯花布，裁新衣。几天功夫，就把个新人从头到脚打扮得齐齐整整的。

他怕她想那刚死去的亲人，就尽量让她高兴。有时竟捏着新媳妇粉白粉白的下颏，咧着大嘴学狗叫，想逗她笑一笑。可是新媳妇“扑楞”一拧脖，又嗔又怪地说：“别来这一套……”

晚上睡觉的时候，楚凤楼满身的热血直往上涌，真是想马上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亲热亲热。可是他刚刚一伸手，新媳妇就给他来个大脊梁背，往前一拱，离他远远的。这时，楚凤楼只好打消那非分之想，暗自叹息一声，心里想：“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她跟原先的男人过了好几年，那恩情怎么能一日就断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他想，一块石头，放在怀里暖它三天，也会慢慢变热的。于是，他就尽量给她弄好吃的。谁上伦河镇去赶集，他就托人家给买回一些麻花、烧饼；他给她煎鸡蛋，他给她做红焖鲤鱼……她要说我想吃龙肝凤胆，他楚凤楼也会上天去捕龙捉凤的。他只差没砍块板儿，烧上香，把她当祖宗供上了。

楚凤楼该做的都做了，就剩下没把那颗活蹦乱跳的、红鲜鲜的心掏出来，用双手捧到她的面前了。但是，楚凤楼尽管像个热火盆似的，可新媳妇的脸蛋子始终冷冷的，就像一块三九天的冰。

那粉白粉白的脸蛋渐渐地见瘦了，两只大眼睛套上了两个大大的黑圈儿。她整天头不梳、脸不洗、水不思、饭不进，动不动就望着雾气昭昭的河套，唉声叹气地暗自垂泪。

楚凤楼这时也觉得这里“有井(景)儿”，但只听见辘轳把响，却不知井在哪儿。

有一天，那是开河不久的事。楚凤楼忙了一天地里的事情，天刚落黑就扛起钓鱼竿拎上鱼篓到通肯河去钓夜鱼。“开

河鱼，下蛋的鸡”，都是最好吃的美味佳肴。他想给新媳妇钓几条红尾巴鲤鱼、黄脊背鲶鱼，让她吃了高兴高兴。

他的时运委实不错，刚刚到半夜的时候，他就钓了半渔囤。一水水的，都是一尺多长的大鲶鱼。在漆黑漆黑的春夜里，他收起钓鱼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

他的三间破草房坐落在黄亮屯的西头，夹着长圈柳条障子。日久年深，那原先细细的柳条，都长得像擀面杖那般粗细了。春风一吹，繁密的柳枝上就长出了一串一串的毛毛狗儿，绽起了一个个紫色的芽苞。由于去年冬雪大，棵棵柳树的浆水都十分充足，一股青春的朝气涌动着，就像那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女。一阵阵春风吹拂着，柳枝摇曳着、窸窣着，好像是谈情说爱的男女躲在柳树下窃窃私语。村里静极了。只是偶尔听到南来的大雁飞过村庄时，睡意朦胧地啼唤一二声。天河只是淡淡的一抹，两岸的星宿也好像困倦了，不时地眨着神秘的睡眼，好像再眨动一二下就要紧紧地闭上了，从此再也不想睁开。只有被天河之水隔在天各一方的牛郎织女星，始终像那泪水盈盈的眼睛一样，彼此深情地对望着，一眨不眨，闪着悲伤的光芒。

楚凤楼就在这时进村了。

村头就是他的三间草房。每天，那柳条编成的篱笆门，都是关得严严的；今天，他钓鱼走出院子的时候，也回头关上了篱笆门，并且闩得紧紧的，可是现在却是大敞大开着。他走到篱笆门前，正在猜疑着，不由自主地就抬起了头。

他往西屋的窗户上一看，一下子就惊呆了。此时，就在那结婚时新糊的窗纸上，真真切切地映出一双紧紧搂抱在一起的男女的剪影。他的心里一折个儿，沉重的渔囤儿就“扑腾”一声掉在地上。囤口一仄歪，几条一尺多长的鲶鱼就从渔囤里蹦

出来，在地上蠕动着。

他伸出左手，捏着脑门儿，一动不动地站在柳条篱笆的阴影里，平静了好一会儿，渔囤儿也忘了拣。就像一个得了大病刚好的人一样，一步三晃往屋门那里走去。

正当这时，屋里的灯吹灭了。过了不大一会儿，房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只见他才娶了三个月的新媳妇，探头探脑地出来了。她一只手拉着野汉子，一只手拎着小包，欲走又停，欲停又走，四外撒眸了好一阵，才放开脚步往院外走。

大概是因为刚才在明处，现在冷丁儿到了暗处的缘故，一时，她竟没有发现对面的楚凤楼。

楚凤楼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撕破喉咙，跳起了脚，大喝一声：“东邻西舍，快快起来，有贼，有贼呀……”

那个躲在新媳妇身后的人听到这声呼喊，赶忙挣脱新媳妇的手，窜出一步，就想夺路逃走。可是楚凤楼又高又大的身子早就堵住了院门，他一时火冒三丈，又是一声怒喝：“你往哪里逃？”一边喊着，他就一边用那双像老虎钳一样的手，紧紧攥住一棵擗面杖般粗细的柳树，一弓腰就连根拔了出来，就像鲁智深当年倒拔垂杨柳一样。

“好小子，你竟敢夜入民宅，拐骗民女……”楚凤楼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只听“呜”的一声响，他就举起了手中的那棵柳树，对准那个陌生的男人，不容分说，往下就劈。

说时迟，那时快。恰在这时，那个哭哭啼啼的新媳妇，一张开胳膊，就不顾命地横在了楚凤楼和那陌生的男子中间：“要打，你就打我吧……是我让他来接我的！”

听着这话，楚凤楼浑身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了，两只胳膊立刻软塌塌的，那手就再也攥不住那棵柳树了。只听“啪嗒”一声，柳树掉在了地上。

他无力地两手捧着脑袋，背靠着柳条篱笆门，一下子瘫软地蹲下了。

两个要私奔的人，一时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在黑暗中，你瞅我一眼，我看你一眼：不知是走呢？还是不走？就这样，沉默下来。

楚凤楼此时的脑海中，翻上涌下地想了好多事情。最后他慢慢地站起来，长叹一声，冒出了一句话：“强拧的瓜不甜……你们，你们既然相好，就，就一起远走高飞吧……”

在凄凉的晨光中，那呆呆愣愣的一对男女，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们彼此对望一眼，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楚凤楼，然后就慢慢地迈开脚步，怯生生地绕过楚凤楼，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在鸭蛋青色的薄明里，那两个人影越来越模糊了。楚凤楼睁圆了眼睛，不由得跟着他们，慢慢地向前移动着脚步。等那两个人影快消失的时候，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一桩大事，一边踉踉跄跄地向前跑着，一边高声喊着：“喂——我说，我说，你们等一等……”

听着他的喊声，那两个人冷丁儿站住了。

这时楚凤楼就拼命地跑回篱笆小院，赶忙拎渔网，然后又匆忙地折回身向远处的人影跑去。

到了跟前，他对那满脸泪痕的新媳妇说：“这里的鲶鱼，是我特意为你钓的；我知道你乐意吃这个……”

新媳妇把渔网儿接了过去，扯起衣大襟抹着满脸泪痕，深情地望了他一眼。但还是慢慢地转过身去，跟上那个人，一步步地奔向通肯河湾的大草甸子。

楚凤楼望着远去的人影，心里一阵酸楚，他再也忍不住了，用双手捧住脸，低着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楚凤楼的第一次婚姻，就这样悲凉地收场了。

对于这件事，村里的人自然要议论一番。有的说：“这事楚凤楼做得对，她的心里早就有人了，何苦强拧瓜呢！这样的人你就是当祖宗把她供起来，她也不会买你的帐。你给她一个热脸子，她还给你个冷屁股。”也有的说：“楚凤楼这是黑瞎子叫门——熊到家了！眼睁睁看着人家把媳妇领走了。自己是明媒正娶，你怕个啥呀……”

楚凤楼听着这话，心里虽然又要涌起一股酸楚，但他咬着牙不吱声。人是渐渐地黑瘦了，每天只是躲在屋子里，翻看一阵儿古书，落一阵儿眼泪。地里的活计一概不过问，眼见得草长得比苗还高了。

到了老秋，他种的那块地只打了五升稗子。秆棵收拾光，不够老鸱絮个窝的。村里的老人聚到一起叹息一阵儿，都为楚凤楼可惜：“一个坏娘儿们，把个好人踢蹬了……”

谁知道就在这一年的初冬，楚凤楼竟失踪了。全村撒出人马，南北二屯、河东河西找了个遍，可是，竟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村里的长者仍不放心，就又带五六十个青壮年，到通肯河打捞，可是一直捞了五天，也不见一点儿消息。

楚凤楼到底是死是活呢？要是死了，他死在哪里；要是活着，他又躲在什么地方呢？

这真是个谜呀……

二

第一年，乡亲们隔三差五地就会提起他来，说他命苦。好不容易娶上个媳妇，又跟野汉子跑了，这事搁到谁身上，谁也会伤心的。第二年，只是逢年过节人们才会想起他来。村中那

些心地善良的老人们，在十字路口烧上一些黄纸，口里叨咕着他的名字，叫他的魂灵回来收钱。这时，全村的老老少少，都确认他是死了。那理由也颇为简单：他要是活着，能在外乡晃荡这么久？有个一年半载的也就回来了！到了失踪的第三年，几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了，好像通肯河沿岸压根儿没有过这个人似的。

可是，在失踪的第四年春天里，他却回来了。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回来的，五十好几的人，竟领回一个三十几岁的小媳妇儿。

那是在春末夏初的日子里，正是“六月半，庄稼没瓦罐”的时候。通肯河两岸的柳树长得绿油油的，倒映在清粼粼的河水里，把河水也染得油绿油绿的，就像抖开了一匹绿绸子。草甸子上的野花开得热热闹闹的，采蜜的蜂子穿飞在花丛中，欢乐地叫着。但你却看不见它们，就好像花儿在嘤嘤、嗡嗡。蝴蝶落在一朵粉红色的打碗花上，就像两把镀金绘彩的小折扇，在那里悠闲地、轻轻地扇着。花香弥漫在草甸子的上空，叫蝴蝶的小扇一扇，香味一会儿比一会儿更浓了。

就在这一天傍晚，黄亮屯来了两个人。他们赤足涉过了通肯河，在大草甸左盘右绕的蜿蜒小道上慢慢地走着。走在前边的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汉，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俊俏的小媳妇。他们一边走着，那个男的一边指指点点，对那个女的说着什么；那个女的含笑点着头，慢慢地应承着。

等他们刚一到村口，就被一个老人发现了。那个老人瞪大了吃惊的眼睛，声音颤抖着叫了一声“楚凤楼”，就好像活见鬼一样，慌慌张张地就要跑。

楚凤楼笑着拦住了那个老人，说道：“大叔，我不是从阎王殿里跑出来的鬼，你不要害怕。你的大侄子总算是活着回来

了……”

这时，早已经围上了一群人。有几个头几年给楚凤楼烧过纸的老太太，看见楚凤楼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现在正好端端地站在那里，身边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大家唠了一阵闲嗑，自然就把目光落在那个小媳妇的身上了。她个头不高，胖不搭的，白白的脸上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高鼻梁、小口，左腮有一颗很显眼的黑痣。她好像总含着微笑，脉脉含情地望着乡亲们。

楚凤楼把她介绍给大家：“这是我屋里的，名字叫韩桂珍，是天津卫的，老家也是咱关东人……”

韩桂珍一一地对父老乡亲们点着头。

就这样，楚凤楼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黄亮屯消失了三四年，当人们正要把他忘记的时候却回来了。

他原先那三间破旧的茅草房还空着。人们说，死人的房子好闹鬼，没人敢住。他俩就在自己的破草房里过上了日子。韩桂珍是个勤快人，几天的工夫，就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西屋是他们两口子的居室，原来破破烂烂的墙壁和泥棚，如今都用蓝花窝子纸糊得齐齐整整；东屋就做了仓库，一些居家过日子的常用东西，该挂的，就都挂在墙上；该摆的，就都摆在地上；柳荫遮蔽的小小院落，收拾得一根草刺也没有。鸡鸭鹅狗、小牲小口，不出半年，就有半当院儿。

老楚家屋里的这个小媳妇，过日子这个心盛劲儿，说起来叫人心热，看起来叫人眼馋。自从她来到了老楚家，原来总是窝窝囊囊的大烟鬼的儿子楚凤楼，每天每日都被媳妇的那一双巧手，打扮得像个新郎倌似的。

人们说：“这个媳妇可真神儿。养鸡尽下双黄蛋；养的猪，

气吹似地长，不到半年光景，瘦壳郎喂成了大肥猪。她要是喂骡子养马，那就能喂得像条龙。”

这话不假，你看她猪圈里那几口猪，长得油光水滑的。几家邻居的猪，都是跟她一起从伦河镇抓来的，现在还像个大耗子。喂的都是从西河套采来的猪食菜，喂的时候，也都是一瓢瓢地舀着猪食喂。她的猪，却疯了一样往大长，你说怪不怪？

老太太们说她就像牌桌上耍钱人似的，手气好，什么耍牌到了她手里，也是个赢！

她为人和气，合人儿，不到半年就跟全村的闺女、媳妇成了好朋友。白天，那些闺女们就结成帮扯成线儿，往她家里钻，“呼呼啦啦”一坐就是半铺炕。有的扳脖子搂腰地坐在那儿，有的手里纳着鞋底儿，笑嘻嘻地问她，万里长城什么样？大海到底有没有边儿？火车上安几轱辘？韩桂珍就认真地给她们讲，有的时候，讲一遍她们听着不过瘾，韩桂珍就再给讲第二遍。多咱儿闺女们满意了，一个跟一个地走了，韩桂珍就把她们送到大门外，回来再干家里活。晚上，家里活干完了，那些小媳妇儿就抱着孩子来，听韩桂珍讲发生在黄亮屯以外的那些闻所未闻的事情。麻油灯碗干了，就再续一灯碗，直讲到那些男人来接她们的时候为止。

她人缘好，会来事儿。下雨天，要是东邻西舍哪家没人，她宁可淋个精湿响透，跑得气喘吁吁的，也要去给人家盖酱缸，或是把晾在屋外的衣服收起来。

杀年猪的时候，她叫丈夫到伦河镇张家烧锅装了十斤烧酒，准备把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和东邻西舍请来吃血肠。

那天，她起了个大早，扎着小白围裙儿，屋里屋外，锅上锅下地忙乎着。她亲自翻肠倒肚，弄得又干净又麻溜。把那肠子在外面用雪搓了一遍又一遍。拿到屋里以后，先用碱沫子搓一

遍，再用盐水洗三遍。

肠子洗净之后，她就捋起衣袖，拿起一大把筷子，在猪血盆里搅来搅去，把猪血搅得翻花。楚凤楼给她当下手，她说：“递给我花椒盒！”楚凤楼就把花椒盒递给她。她两手忙碌着，头低着，一会儿要葱花儿，一会儿又要盐面儿……把一盆猪血弄得香味直打鼻子。

佐料下完了，她就往血盆里兑热水，对一点水搅拌一会儿；搅拌一会儿，对一点水。然后又把筷子猛地在血盆里一挑，仔细看那猪血的粘、稠、稀、淡，从这里判断血肠煮熟以后的老、嫩、香、色。

那些来帮忙的大老爷们儿，看到韩桂珍的动作是那样的麻利，都惊得大眼瞪小眼的了。韩桂珍呢，只管做自己的活儿，白嫩的小脸蛋儿，此时变得红扑扑的了。细密的汗珠从额头渗出来，好像湿荷花瓣儿。两小缕儿细碎的头发搭拉下来，遮住她那一对毛绒绒的大眼睛。她一抬手，在不经意之间，又把那两缕儿头发擦到了脑后。

开始灌血肠了。只见她伸开左手的中指、食指、大拇指，在肠子的一头轻轻一撑，就把肠子撑开了。右手端起一碗猪血，不慌不忙地一灌，简直滴血不漏。别人灌完一根，都得叫人扎口。她的这招儿可真绝，右手的碗一摆，随着就拈起一根麻绳儿，只见她在那肠子的上端，手指那么轻轻地动弹几下，那口子就扎好了。

也就是两袋烟的工夫吧，二十几根肠子就灌好了。这时，她才慢慢地抬起头来，用袖子抹一把汗，四处一撇眸，才发现大家正看着自己，她咧嘴一笑，怪不好意思地说：“我在乡亲们面前出丑了！”

外屋灶里的豆秸火，烧得呼呼的。一大锅酸菜汤打滚翻